

早报

1853

20/8/2023

zbnw@sph.com.sg

刊
zbnw



望出一个希 本土当代艺术之路

80岁、60岁、40岁，三位正在举行艺术展的不同世代当代艺术家不断寻求自我突破，回应时代、社会与人生课题。他们对新加坡当代艺术的进步感到欣慰，画廊和拍卖业者认为政策的支持和愈发成熟的购藏行为，有助于推动当代艺术的发展。

正如唐大雾不久前为个展开幕作为艺术《望出一个希》所表达的，只要努力去做、勇敢去做，艺术即能有所获。

《专题故事》p2-5

当代艺术家唐大雾用泥浆在墙上画出触板被一条蛇困住的噩梦，以旧木料构成触板展出。(黄向京摄)



困境中求新求变 本土当代艺术家受瞩目

文◎黄向京 nsgpg@sph.com.sg 封面设计◎黎巧缘 (封面照片由香格里拉新加坡提供)

8月庆祝国庆，也是颂扬本地艺术人才的时刻。配合正在举行的三个当代艺术展，本周专题探访不同世代的当代艺术家，从行为艺术开拓者唐大雾(80岁)，突破绘画材料的李峻瑄(60岁)，到聚焦摄影、录像与装置演出的赵仁辉(40岁)，寻求怎样的突破？因为当代艺术发展时间相对较短，他们的艺术实践面对怎样的阻碍？作品是否获得更多公众与市场的关注？

唐大雾：美术与美无关

当代艺术指当代在世艺术家的艺术创作，历史上也指欧美在1960年代兴起的新艺术实践，包括：装置、行为艺术和录像，可说是现代艺术的一种回应。新加坡的当代艺术发展，以概念艺术来说，可追溯至1970年代。行为艺术的出现约在1980年代，1988年，唐大雾与同仁共同创建的艺术家村(The Artists Village，也称画家村)，是当代艺术

的重镇。在新加坡当代艺术界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的唐大雾(80岁)，从艺术半个世纪，个展主要在新加坡美术馆和美术学院举行，最新个展“3.4.5.我不喜欢美术”则在吉门普巷的香格里拉新加坡(ShangART Singapore)画廊举行。唐大雾说，他与画廊创始人劳伦斯·何浦林(Lorenz Helbling)交谈后，感觉很好，才决定合作。他

上次与本地商业性画廊第一次合作是1989年，在艺术据点(Art Base Gallery)呈现个展“家园记录”。谁先见画廊售卖他的一些作品。唐大雾是第52届威尼斯双年展新加坡馆(2007年)参展四位艺术家之一，多年来通过行为表演、装置、绘画和雕塑，探讨了砍伐森林、动物濒危和城市改造等社会和环境问题。本次展览质疑美术的美感，探索



唐大雾不久前在个展“3.4.5.我不喜欢美术”开幕式作行为艺术表演(左图)，用泥浆写出《望出一个希》(右图)。(香格里拉新加坡提供)



时间流逝与人世无常。

泥土废木化为艺术

唐大雾接受《联合早报》访问时说，Fine不是构成美术创作的条件，他的材料并不斤斤计较、不精致，反而是将不起眼的泥浆、废弃的木材、生铁作为材料，化为装置与行为。唐大雾说：“如果美术是为了美，我早就不做了，视觉艺术应该有更多的可能性。”展厅里，那个怀抱着一根生铁羽毛造型的石膏塑像仿佛就是艺术家的化身，坚持以天真好奇的目光来投入创作。

40多年前，唐大雾就将一般人觉得微不足道的泥土化为艺术的重要材料。从展厅墙壁破出的两根(泥土)装置，传达了脚踏入泥泞中，世间没有相同的一块泥，“相同”字眼应该去掉。泥浆洒在几大张褐色纸上，也流过几个沟渠，都显示时间的流逝，他说：“世间没有同时同地同人同物”。

唐大雾用泥浆在墙上画出了困扰他的梦魇——触板被一条蛇困住了，还以这些年搜集来的旧木料构成触板展出。他让废木变得有用，认为人与人、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须共存才能发挥。他口中的嘟嘟鸟，他人眼中的凤凰造型最新版本，是在南洋艺术学院展出的嘟嘟鸟木头砍下，衔接卡亚树木块、玻璃镜片，在展厅躺平。

不久前为个展开幕作为行为艺术《望出一个希》，唐大雾一边望着观众，一边在画上泥浆的帆布切出“希”字。“希”本义为麻布织得不密，唐大雾说，“希”代表渺茫，很少的可能性，需要努力去做才能达到，而非拜神求来的。他每晚睡前都要知道明天的希望是什么，做好准备，可若有债主，就睡不好觉。

新加坡当代艺术比30年前普遍

《望出一个希》或许代表他对当代艺术的期许。从1970年的首次展览，到他留英回国的首次展览“土地艺术”(1980年)，唐大雾曾在英、德、澳、菲等地表演与展览，也在日本等办过个展，作品曾被古根海姆、福冈亚洲美术馆等收藏，但他坦言，被私人收藏的机会很少。行为表演作为艺术形式，比起绘画、雕塑，相对难以收藏，市场上虽有关注当代艺术的藏家但不多。唐大雾说：“做艺术是一定要做的，不然活着来做什么？我有这个理想，与钱没关系。”

他说：“新加坡的当代艺术总体上有进步，与30年前相比，普遍很多。年轻人也做得很好，很勇敢去做，加上国家艺术理事会、美术馆的资助，艺术家们的努力，会慢慢走向国际。比如赵仁辉代表新加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是了不起的，他通过照片来呈现环境的问题。”

入驻本地第11年，香格里拉新加坡画廊负责人吴俊逸说，不管是画廊，还是艺理会的推动，当代艺术的爱好者越来越多。该画廊的买家以四五十岁为主，不少是美术馆公私机构的藏家。他说：“艺术藏家有很多种，有的考量看艺术品美与不美，也有另一种藏家认识当代艺术，探索艺术品的主题是什么。新加坡国土小，对艺术认知的风气不如欧美、中国，所以对当代艺术的推广还是最重要的工作。为艺术家做很好的研究、向公众做学习与分享，是画廊的责任。美术馆认识、研究、展出艺术家外，还要支持与购藏作品。”

与欧洲国家相比，新加坡的当代艺术发展慢了些。在国立教育学院、美术学院任教多年的唐大雾认为，只要我们有信心，不断教育公众，尤其是艺理会、美术馆，我们就会发展。他说：“身为老师，经常提醒学生对创造要冒险，要有好奇心，也通过作品示范，每一件作品都是新的尝试。看得见的东西不用去做，知道了的不用重复。通过手工呈现思想就是艺术，没有思想沦为手工艺。我常说不去做艺术，而是提问题。”

身为老师，经常提醒学生对创造要冒险，要有好奇心，也通过作品示范，每一件作品都是新的尝试。……通过手工呈现思想就是艺术，没有思想沦为手工艺。

——唐大雾